

## 第四卷 對不知 何瞎子聽淫捉漢 火裏焰遠奔完情

詩曰：

人世姻緣亦最奇，變無為有甚難期。

饒伊防禦千般巧，早出重垣向別啼。

這首詩，單表人的姻緣，有個定數。由今看來，定數雖不可逃，其中變幻又不可測。明明是我妻子，偶起個風波，卻失去了。明明不是我妻子，偶湊個機關，卻又得了。其間離合，難以發舉。

看官請聽，話說湖州府清白鎮地頭，有百十戶人家，內有一贅者，姓何，起課最靈。遠近皆來問卜，無有不驗，因此人稱他個號，叫做「賽康節」。每日間，任你沒生意，除食用外，也有兩多銀子餘剩，時附近有個杜家，見他生意好，把個女兒，叫做羞月，與他為配。不知那羞月極其伶俐，如何肯嫁瞎子？迫於父母的主意，縱沒奈何，心下實是不快。

「賽康節」自得了這老婆，眼雖不見，但聽得人人喝道好個娘子，他便愛惜勝如金玉，祇去溫存老婆，把生意都丟冷了。間有人來問卜，也不甚靈驗，十分中祇好一二分生意。還有好笑處，正在那裏要起課，想著老婆，竟摸了進去。任人在外邊等候，就喚他亦不肯就出，因此生意更不濟了。這叫做：

祇貪恩愛好，那顧利名高。

始信無鋒刃，教人骨髓焦。

看官，你道何瞎子祇管摸進去做甚？因他耳朵裏常聽人說：瞎子的老婆，從沒個不養漢的。他惟恐妻子做出這樣事來，故此不時摸將進去。適一日，羞月正在灶下燒火。何瞎子走進房去，將手向床邊一摸，不見。向馬桶邊一摸，又不見，復摸到吃飯的桌邊，也不見！便叫道：「娘在哪裏？」羞月對他一啐道：「呸！你祇管尋我做甚？」瞎子道：「我聞得像有腳步響呢？」羞月道：「有這等奇，我臥房裏，哪個敢來！」那瞎子道：「像有人說話響呢？」羞月道：「呸！著鬼了，影也沒有，卻說恁般話。你不要痴，你老婆不是那等人，不是我誇口，我若肯養漢，莫說你一個瞎子，再添幾個瞎子，也照管我不來！」何瞎笑道：「我方說得一句，就認起真來。」依舊摸了出去。正是：

祇因一點水，惹起萬波濤。

卻說隔壁有個小伙叫做烏雲，綽號又叫火裏焰。這烏雲到處出熱，凡有人央他，極冰冷的事，有了他就像火滾起來。故人取他的渾名，叫做「火裏焰」。他與何家僅一壁之隔，何瞎因沒了眼目，一應家使用的，都相煩他，遂做了通家弟兄。羞月叫他叔叔，他叫羞月嫂嫂，穿房入戶，不以為意。這時何瞎夫妻門口，他剛在廚下整飯，聞得羞月的話，心下付道：「怪不得我到那邊去，嫂嫂頻把眼兒瞷我，我因好弟兄，不曾在意。這樣看起來，我不要痴了，把塊好羊肉丟在別人口裏去！等我去混一混看。」便悄悄地走入羞月臥房來。

恰值羞月正在便桶小解，見烏雲走來，忙把裙兒將粉白的屁股遮好。烏雲笑嘻嘻的道：「嫂嫂解手啊！」便向袖內摸出一張草紙來，雙手遞過去，道：「嫂嫂，頭一張不要錢！」羞月劈手打落道：「叔叔，這事你做得對麼？還不快走！」烏雲應前道：「是，就走。」及回頭看，羞月並無怒容，卻一眼看著他走。

走回家想道：「有趣。口兒雖硬，眼兒卻送我出來。且不要忙，明日少不得要央我，那時隨機應變。」

到了明日，羞月果在隔壁叫道：「烏叔叔，你哥要托你個事。」那烏雲聽得，便麻了三四分，忙應道：「來了。」急跑過來道：「嫂嫂要做甚的？」羞月笑道：「昨日言語唐突，叔叔莫惱。」烏雲道：「怎敢著惱！妓嫂就掌我幾下，亦不惱。」更歪著臉過去道：「嫂嫂，試打一下看。」羞月笑道：「我有手也不打你這涎面，與你說正經話，哥哥這會忙，有包碎銀子煩你去煎。」烏雲道：「當得。」接住銀便去了。

這羞月見他走了，歎口氣道：「我前世有甚債，今世遭這個丈夫！多承烏叔叔在此走動，我看了他，愈傷我心，幾時按納不下，把眼去送情，他全然不解。陡的昨日走進房來調戲我，我假意說幾句，甚是懊悔，故今日又喚他來安慰他。天嚇，這淺房窄戶，且那瞎物又毒，半刻不肯放鬆。就是要做，哪裏去做？」歎了口氣，便靠在桌上假睡。

不一時，烏雲煎了銀子，竟奔羞月房裏來。見她憑几而臥，便輕輕用手去摸她的奶，摸了這個，又摸那個。羞月祇道是瞎子摸慣的，不以為意。烏雲見她不問，又把嘴靠在羞月的嘴邊，把舌頭撈一撈。羞月把頭一扭，方見是烏雲。忙起身道：「叔叔難為你。」祇見布簾外，瞎子摸進來，道：「難為叔叔，快燒鍾茶與他吃。」烏雲答道：「自家弟兄，怎說這話。」辭別回家。不勝喜道：「妙！舌頭還是香的。這事有七八分了。」暗笑道：「這賊瞎，看你守得住否？」有詩為證：

為著佳人死也甘，祇圖錦帳戰情酣。

致教踏破巫山路，肯使朝雲獨倚欄。

卻說羞月見烏雲去了，心下亦著忙道：「虧我不曾喊出甚的來，祇說難為你三個字。幸瞎子纏到別處去，還好遮掩。若再開口，可不斷送了他！冤家，你也膽大，摸了奶，又要親嘴，我若睡在床上，連那個東西也幹了去了。冤家，你空使了心，那瞎子好不厲害，一會也不容你空閑。我就肯了，那個所在是戲場，你也怎得下手？」一頭想，一頭把隻腳兒來搖。適烏雲又走來，見她地下一隻紅繡鞋兒，忙拾起來笑道：「嫂嫂好小腳兒！」宛似那：

紅荷初出水，三寸小金蓮。

羞月道：「羞人答答的，拿來還我。」烏雲就雙膝跪下，將鞋頂在頭上道：「嫂嫂，鞋兒奉上。」羞月一笑來搶，烏雲就乘勢攔腰一抱，正要伸手去扯她褲子。祇聽得門響，那瞎子又進來了。烏雲忙放了手，把身往地下一倒，如狗爬了數步，閃到後窗，輕輕跳出窗外，向羞月搖手討饒。祇見那瞎問道：「娘和誰笑？」羞月道：「我自家笑。」何瞎道：「為甚麼笑！」羞月道：「我又不著鬼迷，你祇管走進走出，豈不好笑？」何瞎亦笑道：「今日沒生意，我去你不下，故來陪你。」一屁股就坐在羞月身邊。烏雲見支吾過了，始放心走回家去。恨道：「賊瞎再遲一會進來，便被我上釣了。吃這賊瞎撞破，叫我滿肚子火那裏發！我早晚要一分利討他。」

怎得個空，等我兩人了了心願，死也甘心！」想了一會道：「妙！妙！我看她洗香牝的坐盆，傍著我家的壁，待我挖個孔兒，先遮好了，等她來洗時，把手去摸她一把，看她怎生答應？」

忙去安排停當，側耳聽聲。聞得傾湯水響，烏雲便走去，拿開壁孔，瞧將入去。祇見羞月把褲兒卸下，坐去盆中去洗。烏雲看得親切，便輕輕將手向屁股跟前，香噴噴的牝兒內一摸。那羞月祇道是甚麼蟲之類，猛的叫了一聲，道：「呀，不好了！」何瞎忙忙摸來，問道：「娘怎麼了？」羞月轉一念，曉得是烏雲做作，便遮掩道：「好古怪，像有個蟲在我腳上爬過。」何瞎聽罷，也丟開去了。卻說烏雲，把這隻摸牝的手，聞了又聞，道：「種種香氣俱好，祇有這種香氣不同，真是天香！怎不叫人消魂？明日不到手，我須索死也！」想了一夜。

次日早晨，曉得何瞎子生意是忙的，他便鑽入羞月的房中去。羞月見了笑道：「叔叔，你心腸好狠，怎下得那毒手？」烏雲跪下道：「嫂嫂，可憐救我一救！」羞月道：「冤家，不是我無心，那瞎就進來了，如之奈何？」烏雲道：「此時生意正忙，有一會空。把我略貼貼兒，就死也甘心！」羞月見說得動情，便不做聲。烏雲便去解她褲兒，摟抱上床，忙把那物插了進去，正要抽動，祇聽得腳步響，羞月道：「不好了，來了。」忙推開，立起身來，一頭繫褲子，一頭走到房門邊立著，推烏雲快去。烏雲回到家中，那個物事，直突突不肯軟，流涎不了。又聽了一會，瞎子出去了。烏雲又走到窗子邊道：「嫂嫂，我再來完了事去！」羞月道：「莫性急，弄得不爽利。我想一計，倒須在他面前弄得更好。」烏雲驚道：「怎的反要在她面前弄得？」羞月道：「你莫驚。我已想定了，你下午來，包你飽餐一頓。」有詩道：

欲痴熬煎不畏天，色膽觀面恣淫姦。

不怕人羞並人憎，又抱琵琶過別船。

其時烏雲半信半疑，到下午走過來，見何瞎和羞月共兌兒坐著。羞月見烏雲來，即對何瞎道：「你去那邊凳上坐坐，我要管隻鞋兒，你坐在這裏礙手礙腳。」何瞎應一聲，便起身去睡在春凳上，羞月向烏雲點點頭，烏雲輕輕挨過來。就在那凳上，各褪下小衣，緊緊地摟了抽送。抽到百十來抽外，裏面有些水來，便不免隱隱有些響聲。那瞎子目雖不見，耳朵是伶俐的，問道：「娘，甚麼響？」羞月道：「沒甚麼響。」何瞎道：「你聽，響呢！」羞月道：「是老鼠數銅錢響。」瞎子道：「不是！青天白日，如何得有？」烏雲見瞎子問，略略輕緩，那響亦輕，何瞎子便閉了嘴。烏雲又動蕩起來，此番比前更響。何瞎道：「娘，又響了，你聽得麼？」羞月道：「不聽得。」何瞎道：「你再聽。」羞月道：「有甚人在屋裏入牝響，偏你聽得這許多響！」烏雲此時不動，又不響了。何瞎道：「好古怪！」烏雲忍耐不住，那響聲又發作起來。何瞎道：「又響哩！」羞月道：「我祇道是甚麼響？原來是狗舐冷泔水響。」何瞎道：「不像。」烏雲又住手。歇了一會，漸漸又響起來。何瞎道：「明明響得古怪。」羞月道：「啊！是貓嚼老鼠響。」何瞎道：「不是。」不想烏雲弄在緊溜頭上，哪裏住得手，哪裏顧得響？越抽得狠，越響得兇！何瞎道：「古怪！古怪！這響，響得近了。娘你再聽聽。」羞月也正在酥麻的田地，含糊答道：「是響，是響，是隔壁磨豆腐響。」何瞎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，等我來摸看。」便立起身來。烏雲早已了事閃開，羞月忙去坐在坐桶上，卻是響聲已歇了。羞月道：「哪有甚響？偏你耳朵聽得！」何瞎站住腳，側耳一聽道：「如今不響了。」卻亦疑個不了。

你道這大膽的事，也敢做出來？正所謂「聰明的婦人，賽過伶俐漢」。以後二人情興難遏，又礙著瞎子，婦人便心生一計。把些衣服浸在腳盆內，以屁股向上突起，叫烏雲從後面插入，假裝在搓洗衣服，憑他抽送，入弄其前。雖後面入與前面入，響聲不異，而瞎子聞知，卻更不疑。方明好了。不想兩個淫心愈熾，日日要如此，便日日洗衣服；時時要如此，便時時洗衣服。晴也洗，雨也洗，朝也洗，夕也洗。那瞎子不知聽了多少響聲，心下疑道：「就有這許多衣服洗？」心中便猜著了九分九。

一日，又聽得響，何瞎故意自己要出去，走從衣盆側邊過。約近，便裝一個虎勢，突然撲將過去，果摸著兩個人，便一把扯住衣服喊道：「是哪個姦我的老婆？」死也不放。烏雲曉得瞎子的利害，忙把衣服撒下跑了。瞎子拿了這件衣服，跳出大門，喊道：「列位高鄰，有人行姦！奪得他的衣服在此，替我認認，好去告他！」祇見走出幾個鄰舍來，把衣服一認道：「這是火裏焰的。」瞎子聽了愈怒道：「這狗骨頭！我待他勝若嫡親兄弟，如何也幹那個勾當？」內中有一人道：「阿哥待得他好，阿嫂難道不要待他好的？」眾人都笑起來。有一個老成的人勸道：「何先生，我勸你，你是個眼目不便的人，出入公門，一不便；打官司又要費錢，二不便；像這不端正的婦人，留在身邊，她日後沒有大禍，必有逃奔，三不便；依我眾人勸你，叫烏雲完了地方上的事，陪了你的理。把這個婦人，送回娘家去別嫁了人，這是長便。若留在身邊，你喜她不喜，恐你的身子不保，請自三思。」

何瞎子聽了這一段話，點點頭道：「這話有理！這話有理！」於是進內去四周一摸，卻摸不著婦人。那婦人反嘮嘮叨叨，說她的有理，被瞎子一把扯住那婦人的耳朵，都咬開了。正值她的娘家有了人來，便領回家去。那烏雲洩出一個相知弟兄，安排幾桌酒，請了地方鄰里，又湊了幾兩銀子，托了好弟兄與何瞎子，討了羞月，搬去他方居住去了。

古來說得好：破糞箕對著支苕掃。再無話說，況何瞎是個瞽目之人，祇該也尋個殘疾的做對。討這如花似玉的妻子，怎不出事來？如何管得到？看官，你道是否？